

父亲遭诬陷 含冤赴黄泉

1908年4月7日,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一个男孩在村中呱呱坠地,长辈为他取名傅雷,字怒安,又字怒庵,源于《孟子》中的“一怒而安天下”。

西傅家宅是一个江南小村,村外是一望无际的江南平原,稻麦飘香,江河纵横。村南是一条名叫张家湾的河流,载着岁月静静地流逝,西曲北弯通向号称“小上海”的周浦镇,东转南折到达县城南汇。

傅雷的祖父傅炳清,拥有500余亩土地和36间房屋,在江南农村已经是很富有了。

新中国成立前,傅家托人掌管土地,代收租米。当时,别人家收租米都是一亩地收5斗,傅家收租米比别人便宜,一亩地收3斗或4斗。因此,傅家的口碑是很好的。

傅炳清的家产传给两个儿子,长子傅胜,次子傅鹏。但长子婚后不久就去世了,于是两房合一房,这些田地房屋归到了傅鹏名下,在江南农村,这可说是一笔甚大的家业了。但傅鹏不是个“修身齐家”的人,虽不曾大肆挥霍祖产,却也不曾继续发展祖业,所以终究渐渐衰落了。

傅鹏之妻李欲振,个子瘦小,但很端庄秀丽,她常穿着朴素的裙子、短褂。嫁给傅鹏后,人人都尊称她为“鹏少奶奶”。她虽不识字,然通情达理、贤惠能干。婚后生下怒安等三子一女。怒安四岁时,在周浦镇扬洁女子中学任教的傅鹏被土豪劣绅诬陷入狱,受尽折磨,到重获自由时,已痼病(肺病)缠身了,不久即含冤而亡。鹏少奶奶为营救丈夫和给丈夫治病,无暇顾及子女,傅雷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因之先后夭折。一年之间,傅家痛失四口,真如天塌地陷!

意志坚强的鹏少奶奶咬紧牙

傅雷在周浦的童年生活(上)

◆ 严林祥



傅雷

2018年4月7日是傅雷先生诞辰110周年。为纪念这位译界巨匠、文艺理论家、周浦先贤,笔者寻检旧稿,再访前辈,勉力完成此稿,欲作一朵洁白的小花,敬献天堂中的傅雷先生及夫人朱梅馥。



母亲李欲振(左二)、姑母傅仪(中)与傅雷(右一)等合影

关、强咽苦泪,担当起严父慈母双重责任,训子成龙。

迁居周浦镇 母亲教子严

不久,母亲带着儿子怒安搬到了周浦镇。他们一家先借住在周浦圈门街50号张家。主人是张以诚(字履中),他的岳父是于鬯,号香草,曾师事张文虎和钟文蒸,王先谦是他岁考时的主考官,他与俞樾等有交往,这些都是名人。他一生研究经史及教育,著作等身,有《香草校书》《香草续校书》《澧溪文集》等二十余种。著书之余喜欢作画,山水、花卉都很高雅。

张以诚是黄炎培的老师。其子是小天,是周浦中学1986年退休的语文教师,今年已经92岁高寿了。

张家房子很大,最北面是平房,东面两间堆放着烧饭烧水用的柴

草,西边两间出租给房客。中间是一个通道——浦东俗称墙门间,是供人们进出的通道。出门就是大街圈门街,张家的对面住着著名针灸专家杨永璇及其子杨依方。

张家房子中间是庭心(院子),可供孩子游玩。最南面是楼房,五上五下共十间,傅雷一家借住了一上一下,张家自己住了四上四下共八间。

傅家租住了两三年,怒安到隔壁张以诚先生处读书。张先生并不开私塾,当时教他读的大概是《论语》《孟子》等书。

“傅雷(怒安)很顽皮。”张小天老师说,“大概六七岁时,他在庭心里玩。我家前面是墙门间,放了很多柴草,他点了火以后到里面去看看亮不亮,结果对面的人家跑过来说,看见你们家房顶上出烟了,你们墙门间怎么会出烟了?我们当时不知

道啊,跑出来一看,才知道情况严重,墙门间的东西都烧掉了,他玩火造成的。他的娘很严格,凶得不得了。这桩事体如果被她娘晓得,肯定会打得要死!所以我们一直瞒着他娘,不告诉他娘。他白天在我们家读书,到了晚上,他娘一定要叫他把白天学习的书读给她听。很严格的,读不出就要打。”

当时周浦镇上有曹家,房子多,女主人丁有贞想出借部分房子,好有人陪伴自己壮壮胆。经人介绍,鹏少奶奶一家租住进了曹家的西半宅(今周浦镇东大街60号),曹家住东半宅,中间隔着客堂、庭院。

傅家除了孤儿寡母之外,同住的有60多岁的账房陆先生,负责帮傅家收取乡下的房租地租;奶妈母女俩,是乡下人,因怒安被称作“大官”(大儿子),故奶妈随之称“大官妈妈”,怒安同她十分亲密,即使自

己成名后,仍尊敬她,养其天年;老佣人松婆婆的儿子因乡下困苦,常来镇上探望母亲。鹏少奶奶喜欢这孩子,常给他吃穿。他于十七八岁时被疯狗咬伤,得狂犬病医治无效,极痛苦地死去了。

在举目无亲的环境里,一家上下和睦相处、共度时光。为了让儿子长大成才、重振家业,在怒安不满4岁时,鹏少奶奶已让陆先生教他认写在一张张方块纸上的单字了。怒安7岁左右时,鹏少奶奶与几户人家相商,共同请来一位名叫斗南公的老先生,在傅家借的最东面的一间厢房里教私塾,与怒安同时就读的还有五六个孩子。

斗南公先生戴着一副老花镜,正襟危坐,脸上难得露出笑容。书桌角上放一把戒尺,几个孩子规规矩矩地坐在下面,摇晃着小脑袋,高诵低吟着:“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一天新课教完后,第二天就照例要背书了。逢到有的孩子结结巴巴背不出时,先生就用戒尺敲打孩子的小手心,打得再疼孩子也得忍住眼泪,不敢叫喊一声,否则又要补打。但怒安极聪颖,极少被先生责罚。

在母亲的严厉督促下,怒安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不分昼夜地刻苦读书。除了旧历正月里从初一到初三这几天允许他穿得衣冠整洁在家中休息玩耍外,其余日子母亲不许他玩耍或出门一步。

曹家住在东半宅,两家孩子天天相见,中间的客堂虽非楚河汉界,但曹家孩子只走到客堂为止,不敢越雷池半步,只是对着坐在东窗下书桌前用功的怒安叫声“哥哥好”,怒安对曹家姐妹叫声“妹妹好”,仅此而已。双方决不来往戏耍,只怕鹏少奶奶责怪。

第四极

许晨



17.水深1109米

2009年10月3日,恰巧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八月十五中秋节。“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参加我国载人潜水器海试的队员们心情都很激动,因为今天深潜器将要挑战千米水深。根据国际惯例,1000米海水以下叫深海,5000米海水以下叫深渊。下潜超过1000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深潜,目前只有美、法、俄、日四个国家有此能力。我们如果能成功,就是创造了一项新纪录,中国也一跃成为国际深海俱乐部的一员。浩瀚的南海,蔚蓝的海面微波荡漾,热情地迎接这些耕涛牧海的人们。按计划,当天将进行8项试验:无动力下潜上浮、1000米深度潜水器姿态调整、航行功能验证、测深测扫声呐、6971应急通信、布放纪念物、高速水声通信等。执行下潜任务的是突破300米的原班人马:于杭教授、叶聪和杨波。

早晨7时,现场指挥部发布“各就各位”指令,在后甲板上举行了简短的出征仪式。三位试航员穿着蓝色的专用连体服装,胸前印有鲜红的五星国旗图案,英姿飒爽地站成一排。现场总指挥刘峰有力地一挥,发出命令:“载人潜水器1000米试验现在开始,试航员进舱!”“是!”试航员们稳步登上潜水器平台,依次入舱,在进舱的瞬间,每人都回首向欢送人们的招手,那是表达对完成任务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念。

在周边5海里的海域里,中国海监72、76、77船部署正在执行警戒任务,警惕地搜索着周边的海情空情,护卫着“向阳红09”船和已经在水下的“和谐”号载人深潜器。

很快,一连串的喜悦通过水声通信系统不断传来:“‘向九向九’,‘和谐’报告:潜深200米、500米、600米、800米、900米……”每次报告都引起母船上阵阵掌声。

9时17分,深潜器主驾驶叶聪响亮的声音再次传来:“我们到达1109米深度,身体状态良好,潜水器一切正常!”

“好啊!我们成功了!”母船上现场指挥部、潜器控制室、准备室、值勤甲板上,甚而包括驾驶台、实验室、厨房等各个部位都一片沸腾。欢呼声、鼓掌声,冲天而起,久久不息。

此时,鬓发染霜的徐亚南总师走进现场指挥部,所有人员起立鼓掌,向这位7000米载人潜水器设计制造的领军人致敬!刘心成、刘峰等人情不自禁地迎上前去,与徐老紧紧拥抱在一起……

11时20分,潜水器顺利回收至甲板,试航员们依次出舱,共同展示出一面五星红旗,随航记者饶爱杰、郭锐,还有许多摄影爱好者纷纷举起相机、手机“啪啪”地拍照。当他们走下平台时,海试队员们欢呼着涌向后甲板,夹道欢迎勇士们归来。大家激动地高呼“向试航员致敬!”“祖国万岁!”

试航员叶聪向总指挥报告:“我们完成预定试验计划,安全、顺利归来了!”刘峰总指挥说:“祝贺你们!感谢你们!现在我宣布:我国载人潜水器于2009年10月3日上午9时17分,在中国南海北纬17度27分,东经110度25分,成功下潜到1109米!”

鼓掌声、欢呼声再次响起来。随船参试的科技部海洋办女处长孙清,手捧花束走上前来向试航员献花。三位试航员每人开启了一瓶香槟酒,晃动着喷向人群,只见浪花四溅,欢声雷动,把欢乐的气氛推至高潮……

自此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日本和法国之后,第五个拥有载人深潜能力的国家。我们可以骄傲地宣告:深海领域,中国人来了!

当天,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主任签发的贺电便飞到了“向阳红09”船上。因为当时载人深潜海试还没有公开报道,社会上并不知晓这件大事,也就没有国家有关领导的评价。这份贺电就是一份最高嘉奖。

中国载人深海潜水器从立项、研发到海试阶段,每一步都有许多坎坷教训和成功经验,值得好好总结、提炼、固化和发扬。组织指挥者从实践中深切地意识到,由此而形成的一种精神是最宝贵的财富,是中华民族唱响在大洋深处的一曲传承与创新的时代壮歌。这就是“中国载人深潜精神”,可以说,她产生于1000米海试之初,完善于1000米海试期间,定型于1000米海试总结阶段。她是全体研发、海试团队共同的拼搏成果和智慧结晶。

21.生命的轮回

在得知我怀孕的消息不久后,自然法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条悲伤的消息。史蒂芬的祖母不幸去世,享年96岁。那时,史蒂芬的父母却因出差远在中国。

在史蒂芬父母出差期间,史蒂芬的小弟爱德华暂时与我父母住在一起。有一个周末,他特地赶到剑桥来陪我和史蒂芬,当时正巧我有很强烈的晨吐反应,所以他不得不自己做了早饭。从那天开始,我的晨吐反应就一发不可收拾。一个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对抗晨吐最有效的办法是起床前先喝一杯热茶。可是,如果我想在清晨喝到热茶,就得自己下床泡,没人能帮我。好在,我父母不久就送来一个泡茶机器,我的妊娠反应才得到了适当控制,我也渐渐恢复了元气。

和史蒂芬相比,我的身体还算健康。史蒂芬的病情逐渐加重,越来越需要人照顾。弗兰克·霍金从一篇论文中得知,定期服用维生素B对患有神经性疾病的病人有好处,如果能每周注射一种叫锗钻胺素的药剂,效果会更显著。维生素药片很容易拿到,但注射就稍显麻烦,每去一次就要耽搁一整个上午。没去几次,史蒂芬就变得烦躁。一天中午,我们刚注射完回家,正好碰见特尔玛·撒切尔在扫扫车道。她看到我们神情沮丧,便关切地询问。我把情况解释了一番,她立刻电话联系了查默斯修女。查默斯修女答应每周来给史蒂芬打一针针。

那时史蒂芬的手指开始出现轻微萎缩,除了签名几乎很难再写字。为了保持关节与肌肉的活动,医生们建议史蒂芬定期接受物理治疗,这又给我们带来了类似打针的难题。我们去剑桥附近新开的阿登布鲁克医院进行过一次理疗,但那次理疗还没结束史蒂芬就怒气冲冲地表示再也不去了。他说他再也不想将自己宝贵的时间花在排队就医上。这次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是丹尼斯·夏默,他说服物理学院出资为史蒂芬请了一周两次的理疗师上门治疗。从此,康斯坦斯·威利斯便走进了我和史蒂芬的生活。她说话直率,待人诚恳。每周二和周四的十点,她会为史蒂芬做理疗。

依靠威利斯小姐和查默斯修女的帮忙,史蒂芬得以拥有和其余同僚几乎一样长的工作时间。他每天可能比其他人晚到,但他也会比其他人更晚离开。工作时,他常常静坐在那里,深陷在自己的思绪中。哪怕是周末,他也会时常在那静静坐着,脑袋里飞速思考着各种探讨宇宙起源的公式。

剧烈的晨吐反应让我缺席了老霍金夫人 在约克郡的葬礼。到那时,我并未参加过任何葬礼,但这个社交活动上的空缺很快就被悲伤填满。那年秋天,撒切尔夫人的女儿玛丽要去以色列和约旦学习几个月。一天,我看到她父亲威廉先生牵着她的手,慢慢地送她远去。他的脚步看上去有些蹒跚。看着那个场景,我忽然感到一阵不安。令人悲伤的是,那次分离成了他们的最后道别。没过多久,威廉先生就因病去世了。

在冬日的寒风中,我和史蒂芬手拉着手站在阴冷的三一教堂后面,看着威廉先生的棺材被抬进教堂,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死亡在一瞬间就带走了一个人人生所有的学识、经验、音容笑貌,他的善举和所有成就全都消失不见。我站在那里,意识到自己身体里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那将是一张白纸,所有的学识、经验、成就都等着被创造、被书写。站在我旁边的未出生的孩子的年轻的父亲,尽管身患残疾,却给我一种不屈的正直感。他的健康状况并不理想,但他对享受生命的渴望是那么强烈,对物理学上有所作为的梦想也正在践行。行走对他来说已越来越困难,系扣子也成了一种挑战,不过这些困难都会被强大的决心和毅力克服。

那年秋天,我在康奈尔大学相识的朋友罗伯特·博耶到剑桥出差。我们和他共进晚餐时,他谈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小女儿,谈到了越南战争,也谈到了物理学。几天后,我正在准备午饭,突然听到广播里插播新闻,奥斯汀发生枪击案。凶手向大学教室里的老师和学生射击,有人当场遇害。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得知遇害者正是罗伯特·博耶。我们对这出悲剧感到震惊和心碎,对罗伯特·博耶的爱和敬佩将永存我们心中。

我和霍金的生活

简·霍金著

张敬王翰民译

